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一至四百四

詳校官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冊府元龜卷四百上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行軍法

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傳曰戎昭果毅易之戮也蓋夫戢兵禁暴者武之德明罰飭法者戰之器未有捨茲道而能貞夫師律者也自春秋以來典司軍政而能申嚴卒乘一其志力聳動羣聽克壯其猷者曷嘗不出令必

信奉法無撓干紀者罔赦踰矩者必誅靡私於貴倖無憚於彊禦縣是塞其横議去其亂羣破驕卒之膽激懦夫之氣齊斧一用威聲載路揚我武以清不諱震茂烈以垂無窮勲伐並建光寵咸集真得夫經武御衆之略哉

子玉為楚令尹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蔿故楚邑終日而畢鞭

七人貫三人耳

魏絳為晉司馬悼公與魯襄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於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屍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晉中行穆子晉大夫敗無終子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以困諸阨又克車必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以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其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輙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韓獻子為晉大夫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誅之

司馬穰苴齊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恱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

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軍行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八百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吴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

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

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

漢胡建武帝天漢中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尉者自上安下也薦者舉藉也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巷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

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窬小竇也）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

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切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司馬法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在軍中何用文吏之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遂是顯名

後漢鄧禹為大司馬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

禹斬之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魏鍾會為大將軍伐蜀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許褚之子有功王室

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

于禁為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决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嘆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蜀諸葛亮為大將軍出軍向祁山馬謖統大衆在前與

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為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四方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吴潘濬為太常時五溪蠻夷叛亂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

京師與孔融交結延儒生談議部曲寛縱不奉節度為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

吕蒙為漢昌太守襲荆州定南郡盡得蜀將士家屬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歴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廢法遂垂涕斬之

晉張光為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十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於城固漸為抄盜梁州刺史

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偽乞降於燕并饋燕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沖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沖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周訪為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

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

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刼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刼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即斬之自是水路肅清

庾亮為征西將軍鎮武昌以建威將軍陶稱為監江夏

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
自隨到夏口徑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
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
疏曰按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於酒
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
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
言色有忤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
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

懸頭於帆檣仰面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酧答縣是奸謀未即發露臣以佩勲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規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後蜀李庠特之弟也益州刺史趙廞以為威寇將軍使

斷北道庫本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

南齊李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叅軍王迴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

後魏宋弁為散騎侍郎孝文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於是三

軍震懼莫敢犯法

安定王休孝文南征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馬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後周于翼為安州總管時高祖東伐詔翼率荆楚兵二萬自宛葉趨襄城大將軍張光雒鄭恪等並隸焉旬日

下齊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輒入民村即斬以徇縣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

隋樊子蓋為東都留守屬楊元感作逆來逼土城子蓋遣河南賛治裴宏策擊之為所敗遂斬宏策以徇

唐竇軌隋末從高祖入關拜光禄大夫時胡賊掠宜君令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

二萬餘口

王行敏武德初為屯衛將軍劉武州之入并州也遣兵寇上黨陷長子壺關二縣潞州刺史郭子威以兵自禦益州刺史張貴上言子威怯懦無統領之才恐終失上黨之地高祖令行敏馳鎮潞州時既外逼彊寇内乏糧積大懐危懼往來偶語行敏患之人有言子威將叛者行敏斬子威以徇城中股慄上下肅然

嗣邠王守禮以睿宗延和元年為單于大都護中受降

城守將王忠觀犯令守禮對衆斬之

哥舒翰開元中為河西節度使王忠嗣衛將忠嗣使翰別為將討吐蕃於新城以周對為副使不為翰用頗沮之翰怒甚不脫甲撾殺之投其屍於坑中軍中股慄

馬承光以肅宗至德二年為河東節度使河東兵馬盡發於渭北屯馮翊太守王鳳輙執異見沮軍不發承光斬之

張鎬為河南道節度使都統河南淮南等諸軍事鎬既

癸會張廵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邱曉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及鎬信至畧無禀命之意又慮兵敗禍及於已逐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即日杖殺

李光弼自河東節度入覲時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失利詔以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先是子儀政寛朔方將士多不奉法及聞光弼至皆懼光弼屯汜水朔方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纛下時僕

固懷恩為右廂兵馬使甚憚之不敢惕息時史思明逼
雒光弼引兵入河陽光弼自將中潬兵大破賊衆賊將
周摯復整軍壓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領衆入北城
登城望曰彼雖衆而囂不足懼也當為公等日午而破
之命將出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
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廷玉曰爾擊之玉曰玉步卒
也請騎軍五百㬎之光弼與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
南隅即命倫惟真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蕃將也不知步

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弼出賜馬四十匹分給之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赦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剌賊洞馬腹連剌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絹五百疋郭子儀為關外副元帥代宗廣徳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既平手詔子儀勞來内外子儀宣恩慰撫旌别邪正誅賞之射生軍將趙璘不禁暴人甚怨苦子儀集衆杖

殺士庶悅服

王縉以大歷四年為河東節度使縉以大將王無縱張奉璋失律並按軍令斬之以聞初縉奉詔發兵赴鹽州防秋無縱奉璋並為兵馬使與馬軍使舍利劄旃同領馬步三千人赴援劄旃先濟河無縱奉璋逗遛不進將謀為亂無縱詐以他故回入太原城縉不覺會其謀泄城內官吏多潛為備乃有聞於縉者縉密令召潛伏甲士待之無縱等不虞事泄既至縉以義責之遂與監軍

及軍將等㕥闕再拜陳無縱等悖亂軍有常刑乃斬之
其連謀王希藝蘊延福等七人並同受戮自是太原克
將殆盡軍府稍寧
路嗣恭為郭子儀靈武留後嗣恭披荆榛以守之大將
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偃彊不受制嗣恭稱疾召至
因殺之威信大行
李晟為神策將建中末德宗幸奉天晟東討白莫州縣
白石山雲蔚之路來赴難軍於渭橋時汝鄭應援使劉

德信以子孫軍敗於襄城還於渭上晟將收復宫闕數
其自關東緣路剽刼之罪斬之而兼其衆晟既收復都
城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無犯尚
可孤軍人有擅取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
司馬佃取賊馬二匹晟立斬之軍士皆脅息莫敢忤視
晟將赴鳳翔乃密奏曰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
西戎易為反覆田希鑒凶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
後患帝初難之晟復陳方略再三乃許及至鳳翔涇州

有使至晟微謂之曰吐蕃至涇州密近有不虞捍禦得否或欲兵相援尚書意復如何使者歸報鑒鑒果請濟師晟將與之偽不許曰涇州頃似反側令請効勤此若遣援兵彼將士或致疑阻使者固請晟乃曰尚書所請固不可違乃遣腹心將彭令英二人赴涇州田希鑒無疑而納之涇州欲為令英等求宅晟曰兵馬防遏不久當迴將之所居合在營内馬用宅為及是晟託廵撫遂往涇州至百里城涇州將佐來謁晟皆頒以錦綵銀器

未至涇州數十里希鑒迎於路左晟不受禮與之並轡
結歡話舊以希鑒娶李氏呼之曰田郎遂入涇州令具
三日熟食曰巡撫既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有疑翌日
希鑒大具宴晟並受之謂曰禮尚往來主人如此客當
有所荅也又翌日晟請希鑒與將吏赴會希鑒恱大集
將士來赴希鑒等既入晟使精卒於外廊且伏甲士彭
令英於軍中戒嚴伺察食畢方飲晟遣彭令英與涇州
校下堂謂曰與公等濶別久請各言姓字遂得石奇等

三十餘人數之曰爾等累為叛殘害忠良天地不容何顏相見並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之曰田郎負恩如此國有常刑然平生親知不令身首異處應曰唯於是壯士持之而出遂縊殺之其子蔓亦皆就戮餘衆股慄無敢動者因入營號令然後獻狀曰田希鑒悖逆成性怙亂作奸頃因兇徒遂搆邪計昨者蕃衆効義左右官軍馮河祇供將期收復而涇原惡黨醜正害賢陷掛軍城殘賊忠義明班奔竄纔得全生河清忠勤終見肆毒職

縣希鑒扇動逆類猖狂負國家之深恩受朱泚之節制
包藏狡逆莫甚於斯臣昨者廵邊將欲安撫而希鑒潛
勒步騎或在要衝名為迎臣實欲拒捍臣先令精鋭以
奪其勢次遣宣諭以慰其心雖云鴟張未服設施跡其
前後實不可容男蔿等罪惡既同謹並按軍令訖臣幸
當重寄累受寵榮除惡之義思去本根報國之誠敢誅
無禮況俯臨邊境須用忠良若用此人無以懲革歲遂
安輯其士衆而後歸鳳翔焉

馬燧爲河東節度興元元年討李懷光大將谷秀以犯令虜士女遂斬之以狥

劉昌爲宣武軍兵馬使貞元三年節度使劉元佐朝京師德宗因以宣武士衆八千委昌北出五原軍期有前却沮事昌斷斬三百人遂行

樊澤以貞元八年爲山南東道節度初嗣曹王皐之卒也軍士皆亂澤至部因宴集將從爲亂謀泄皆捕殺之乃理首亂不禁士卒者放列將鄧方琦王倩楊進等於

屬城人皆悅服

韓弘貞元中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於汴州比年繼亂號為難理自劉士寧之後有李迺鄧惟恭馬英幹相次擒赴殺軍司馬陸長源及從事孟叔度輩凡造惡者數十百人常混然而隱於衆弘視事未幾捜録其黨皆得之而族誅焉有部將劉鍔亦兇黨也弘欲因此大振軍聲一旦列短兵於牙門召鍔並其下三百人數其前罪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宏宴笑自若其後訖弘入朝凡二十

一年兵衆五萬不敢有謀亂者

高崇文以憲宗元和初為右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討西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初闢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已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之

郗士美元和中為昭義節度使號令甚肅及討王承宗士美以兵馬使王獻領勁卒一萬為前鋒獻充惡怙亂逗撓不進遽使召至數其罪而斬之且令曰敢後出者

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大敗下三營還逐栢鄉以吉語聞憲宗大悦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辦吾事

王鍔為河東節度使元和中河東防秋之卒殺豐州刺史燕重旰而歸初鍔奉詔以兵二千助天德軍理中受降城役罷將歸屬有命留戍之其將劉甫者素易重旰而恥為之屬士卒思歸因重旰不虞而縱殺之并屠其家而去既歸太原鍔論殺劉甫并從亂者八十四人斬之

王智興為徐州牙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青帥李師道與蔡賊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徐徐帥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鄆將王朝晏以兵攻沛智興逆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

張煦為夏州節度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士逐出節度使李進賢命煦以夏州兵二千代進賢許以便宜擊

斷九年正月煦入單于都護府誅作亂者蘇國珍二百五十三人乃定

曹華元和末為棣州刺史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為三鎮王遂為沂海節度使偏刻不能馭衆為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充沂海觀察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羣校既集華喻之曰吾受命兼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之勞今有頒給北州兵稍厚鄆州士卒處

左翼易以區别分定并令州兵出外既出闔門乃謂鄆州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害主帥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卒一千二百人立斬於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沂海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為盜者

吴仲方為荆南監軍小使文宗太和四年仲方奏先赴西川行營兵馬一千人令本道到續得官吏狀稱副兵馬李元直等先在西川搆扇軍情已於衙門外處斬訖

温造太和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先是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造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廻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下車置宴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及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坐遽使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

王式以懿宗咸通中為武寧軍節度使先是王智興得

徐州召募兗豪之卒二千人號曰銀刀鵰旗門槍扶馬等軍番宿衙城自後寖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用弁鎮徐日每與驕卒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為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賓宴必先饜飫祁寒暑雨巵酒盈前然誼譟邀求動謀逐帥及温璋為節度使士卒素知璋嚴深負憂疑璋開懷撫諭終為猜二給與酒食未嘗瀝口不期月而逐璋乃以式代璋式以忠武義成之師三千平定浙東賊仇甫便詔式帥二鎮之師渡淮徐卒聞之懼其

勢無如之何至大彭館方來迎謁居三日犒勞兩鎮兵令還旣擐甲執兵即命環驕卒殺之徐卒三千餘人是日盡誅縣是兗徒悉殄

後唐陶玘者同光末從元行欽軍於魏博充行營寨主及人情有歸玘以所部兵從明宗至臨黃署許州留後兼行營馬步使至白臯渡安重誨之從人爭舟玘斬之以徇軍士畏之

房知温爲兗州節度使上言指揮使郭令威擅離本軍

處斬訖

張延朗為陜州節度使上言右都押衙楊洪賓不伏指揮已處斬訖

安重霸為同州節度使長興末上言斬都頭張璠使酒訛言故

晉張廷藴初仕後唐為魏博三城巡檢使時劉皇后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藴立斬之聞者壯焉

史弘肇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自晉赴雒將抵河内左

右軍校持楯爭道候者馳告及頓軍召而詰之乃獲其首為亂者旣伏罪親以鐵檛擊而斃之梟首示衆見者為之惕息凡騎士自河涉雒有犯田繫馬於樹者咸戮之繇是軍衆肅然無敢犯其令

周向訓顯德中為淮南節度使先是王師久駐維楊都將趙鼂白延遇等驕恣横暴不相禀命競以子女玉帛至有刼人之父夫彊取人之妻子者繇是人情大懼及訓到鎮戮其不奉法者數人方稍整肅

冊府元龜卷四百一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識畧

易之贊知幾能通於神化傳之述遠慮可消於憂患蓋夫融襟内徹精識獨運事表於先見智包於周防然後舉無遺策而動罔不吉者也春秋已來思戎旅者率多魁梧博達之士乃有深練治體詳識軍志明世道之損

益辨人倫之情偽英略宏遠嘉言灼敘故能整師經武克宣乎巨伐全身遠害以成乎令名流風餘論藹於民聽自非大雅之明哲生民之先覺疇能及是哉

荀林父晉大夫桓子也為中軍將魯宣公十二年楚師圍鄭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

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蒍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蒍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旗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也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等威言差等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句

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勺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之弱取昧故成無彊之業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荀首晉大夫知莊子也楚圍鄭晉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士會曰善先縠曰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為弱

坎為衆令變為兊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兊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兊是法敗盈而已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兊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也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晉師果敗

明年晉殺先縠

荀罃晉大夫知武子也為中軍將魯襄公九年冬晉與

諸侯之師伐鄭鄭從楚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楚成也十年春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者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謂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趙鞅晉大夫趙孟也魯哀公十年師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

令再令卜不襲吉襲重也瀆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毁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中行穆伯晉大夫攻鼓弗能下鼓北翟邑餽間隃曰鼓之嗇夫間俞知之餽間隃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不使繆伯曰間隃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間隃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且得鼓將何用又云晉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請以城畔穆

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矣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也

趙趙奢初治國賦會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漢韓信拜為大將軍漢王召信上坐曰丞相數言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向也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猝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姁姁姁姁和好貌音許于切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

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刼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為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

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王失職入蜀民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灌嬰以列侯事惠帝及吕禄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

兵西呂禄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諭謂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及絳侯等誅諸呂嬰自滎陽還

衛青為大將軍平陵侯蘇建嘗責之曰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

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與讀曰豫驃騎亦方此意驃騎霍去病也為將如此方比類也

趙充國為護軍都尉漢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塚匈奴惡之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後漢邳彤為和成太守時王郎亂河北世祖雖得上谷漁陽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詠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尅以戰則何

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肜為後大將軍

寇恂為執金吾建武八年從光武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

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乗間相註誤耳如聞乗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鋭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又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有第一城光武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

降不攺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祭遵為征虜將軍建武六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説解故帝召諸將

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擊囂將王元破之

來歙為太中大夫建武八年詔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

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運糧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大將軍異等入天水擊破公孫述

馬援為伏波將軍既平交阯賊徵側等乃條奏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

馮緄為車騎將軍討長沙蠻寇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

每出征伐嘗減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輙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

班超為西域都護被徵以戊已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二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

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禽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寛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梁商為大將軍永和四年徵護羌校尉馬賢為弘農太

守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梁州刺史並當之職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黒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果以羌叛坐徵

皇甫嵩字義真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

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

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固守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

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繇是怨嵩

朱儁為鎮賊中郎將南陽黄巾賊帥韓忠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南陽太守秦頡合兵圍之忠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唯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

計也因急攻破之

蓋勳為討虜校尉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主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出為京兆尹

段熲字紀明桓帝時爲護羌校尉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

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召問紀明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欲頻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紀明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即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躕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内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

挾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横之勢而久亂并凉累寇三
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
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
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
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
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
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

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竇太后臨朝破羌將軍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紀明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紀明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

信叛羌之詐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静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掾露屍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雒川以東故宫縣邑更相通屬非為

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索奐為漢吏身當武
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武招降獷敵誕辭
空説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
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
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户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
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
内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久長之策欲絶其本根不使
能殖本規三歳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

而餘冦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單不內御顧率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魏李通爲陽安郡尉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急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二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滿寵為奮威將軍從太祖征荆州還屯當陽吴大帝數擾邊郵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内侯蜀軍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雨水長為蜀所沒蜀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摧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之所可及蜀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蜀遣别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蜀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

南非復國家有也君且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蜀遂退後為征東將軍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書報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家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

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以迎之布夜襲擊督將迸走死傷大半太和三年領豫州刺史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後為征東將軍大帝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

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竒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掠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强而示之以弱能而示之以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慴此為形實不必相

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令賊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張既爲雍州刺史從太祖征張魯魯降太祖將拔漢中恐蜀先主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出扶風天水界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黄

華西平麹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鬬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秘復反殺鸞文帝即王位既代鄒岐為凉州刺史西平麹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

光等欲以羌胡為擾今先使羌胡抄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内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

徐晃為偏將軍太祖圍鄴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輙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

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歸矣太祖善之

韓浩為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涣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

臧霸為威虜將軍徐州刺史從太祖征吳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

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
耶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
假節
鄧艾為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
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内附故周
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
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
繇是羌夷失統分散無主以單于在内萬里順軌今單

于之尊日疏外寵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

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甲功顯

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

進録舊勳此馭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

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敎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

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及為振威將軍兗州刺史上

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

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

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令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絶浮華之原塞矣

陳泰字玄伯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雍州刺史王經與姜維戰敗保狄道城維圍之泰進軍與維戰維退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元伯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

王昶為征南將軍都督荆豫諸軍事嘉平中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王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禄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絶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序儲穀蓄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選百官考課

事祖以為唐虞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較比之制縣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王基為荆州刺史時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如何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脇廹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摧瓦解儉欽

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又基督豫州諸軍事與司馬文王討諸葛誕誕平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以蕩覆吴會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内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

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
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後襄陽太守
胡烈表上吳賊鄧縣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
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抜大將
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
水荆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縣等如期到者便
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
説縣等可疑之狀且當澄清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

又曰夷陵東道當谿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路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没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

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
累得基書意疑尋勑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
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説欲封六
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
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縣等果不
降
蜀黄權為偏將軍魏太祖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謂
先主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

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

趙雲為翊軍將軍先主既定成都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後雲拒曹真敗於箕谷有軍資餘絹諸葛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諸葛亮為丞相南征所在戰捷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魏延為丞相諸葛亮前軍師在南鄭時魏安西將軍夏侯楙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斛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乗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

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張嶷為撫戎將軍與太傅諸葛恪已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喪帝實幼弱太傅受付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頼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囑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

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即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

廖化為右車騎將軍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伯約維字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

日之事也維果為鄧艾所破

册府元龜卷四百二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識略第二

吳董襲為揚武都尉從孫策伐黃祖於江夏策死大帝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

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
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時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下
書責大帝質任子大帝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
不能決大帝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
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
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
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府之衆兵精糧多將士
用命鑄山為銅煑海為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

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
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
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
乗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
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
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略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
之有大帝母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後瑜屯據江陵
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川牧治公安備詣京口見大帝瑜

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資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於人下者用愚謀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大帝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鍾離牧為濡須督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嘆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

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録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可自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

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紉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君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可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茍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

鍾離徇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累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

虞翻為騎都尉大帝與魏和先是魏將于禁降吳欲遣禁還歸北翻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損猶如放盜不如斬之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大帝不聽羣臣送

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嘗爲翻設虛座

呂蒙爲横野中郎將蒙與周瑜等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大帝善其言還肅兵

又蒙當襲南郡帝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帝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

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帝悟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又甘寧粗暴好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違帝令帝怒之蒙輙陳請天下未平鬬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帝遂厚寧卒得其用

全琮為徐州牧督步騎五萬征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非國家之大體也令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

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

駱統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尤以召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絶置大帝與相反覆終遂行之

滕胤與諸葛恪俱受遺詔輔政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吾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强敵名聲振於海内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兾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

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不從

丁奉為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太傅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内悉許雒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虚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

陸遜為征西將軍劉備大衆東侵大帝命遜為大都督

拒之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衆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能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備知其計引兵從谷中出當禦備時諸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公所憚今在境界此彊敵也諸君並

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大帝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耶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天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帝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

將軍領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即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没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輙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

陸抗字幼節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大帝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絶賔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帝意

漸解

賀齊為武威中郎將嘗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輙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

萬計

陸凱為鎮西大將軍時丁忠使於晉歸說後主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後主訪羣臣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彊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倖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以覬其

勢後主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絶

蔡珪爲將在秣陵時珪弟敏等守沔中晉折衝將軍周

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珪與

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舉信義以相高比

閒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

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

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

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張悌字巨先少善名理景帝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挾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懐其德也丕叡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宫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

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國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劒利而

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固我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

晉羊祜為平南將軍祜有清德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及出鎮荆州時長吏喪官後人忌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繇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又

祜為征南大將軍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

和吳會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
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緣人而成匪
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
為之化也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静宇
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
來十二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
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
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

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其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

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久長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兗揚青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

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

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嘗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鎮荊州寢疾求入朝既至雒陽會景獻宮車在殯臣欽若等曰景獻皇后祜同產姊也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

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如後患何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吴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受願審擇其人疾篤薦杜預自代

杜預爲征南大將軍將伐吴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況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

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平吳之役詔書使益州刺史王濬下建平受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

岌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
事也濬大悦表呈預書

劉弘為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
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
受東海王越節度

周訪為揚烈將軍時華軼為江州刺史自以受雒京所
遣而為壽陽所督時雒京尚存不能秪承元帝教命郡
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訪率衆屯

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潯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

陶侃鎮荊州南蠻司馬新野杜曾永嘉之亂曾斬胡亢而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

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嵩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三千餘人圍襄陽數月不下而還

祖逖元帝用為徐州刺史徵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繇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天下既被殘酷遺黎思本人有奮擊之心但悉

無所憑倚大王誠能命將帥使若逖等執殳前驅上為國家雪恥下為百姓請命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

温嶠為前將軍時王敦既敗制以敦綱紀除名參伍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常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

時晦之辰也且敦為大逆之日拘録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宴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嘗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寛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宏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後出鎮武昌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潯陽濵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

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嶠又平蘇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悔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

陶侃為荊州刺史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

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繇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蔡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瑯琊城壁相望其間遠者纔百餘里一城見攻

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玉壁大將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廢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

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閒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冐陳聞

朱伺為陶侃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言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

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

袁喬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温謀伐蜀衆以為不可喬勸温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中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歷經天險彼或有備不可必克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

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温從之

桓冲為車騎將軍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領護南蠻校尉侍中荆州刺史鎮江陵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

南乃上疏曰自中興已來荆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温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梁可以資業軍人在吴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挾二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剪為易臣司存閫外輙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叅軍楊

亮守江夏

宋沈林子高祖伐羌參征西軍事破姚泓將姚紹初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尚以盈級受罰此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

徐羨之爲高祖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之何獨不言

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為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未幾高祖受晉禪

檀道濟為冠軍將軍高祖北伐以道濟為前鋒徑進雒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恱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將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為征虜將軍瑯琊内史

王仲德為安北將軍與到彥之北伐大破魏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兖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雖仁義不足而兇狡有餘今斂戈北歸併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為三軍憂其年冬魏軍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碻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碻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彊兵若便捨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迴軍沿濟南

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

劉康祖為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帝以河北義徒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尚義之志不許已而果敗

到彦之為使持節南蠻校尉時太祖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彦之領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二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

沈慶之元嘉二十七年遷為步軍校尉太祖北伐慶之副王玄謨向碻磝戍主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斌仍領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主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謨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

以攻爲便耳蕭㤼以前驅敗績欲固守碻磝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兾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口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絶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㤼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㤼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㤼乃還

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帝驛詔止之使還援玄謨會魏師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魏主至仰山義恭遣慶之率三萬拒之慶之以為魏衆彊往必見擒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進止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碻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九年十月督討羣蠻於江沔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

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弑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宫同惡不過三千人在外屈逼必不為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胡藩為鄱陽太守從武帝伐劉毅初毅當之荆州日表求東道還建業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謂髙祖曰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髙天下連百萬之衆允

天下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語一默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縉紳白面之士輻輳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傀塘之謀無令舉也

沈攸之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張興世領水軍拒南賊于赭圻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為劉勔所攻南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琰之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問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

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南餌之上流若捷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勔

王景文太宗初即位為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千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將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為不可勝之術耳

垣護之為寧朔將軍督徐州之東莞二郡軍事孝武以

歴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歴城議者多異䕶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繇歴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繇是遂定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